

困死 局外

谢丁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困死 局外

谢 丁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困死局外/谢丁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2. 9
ISBN 978 - 7 - 5426 - 3928 - 8

I. ①困… II. ①谢…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5220 号

困死局外

著 者 / 谢 丁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封面题字及设计 / 周裕隆

封面版式 / 张 伟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版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10 千字

印 张 / 9.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928 - 8/I · 621

定 价 / 28.00 元

给我的父母

· 自 序 ·

这本书收录了我过去五年来的一些长文，我遇到的人和事。

写这些文章时，我在《生活》和《时尚先生》工作。这两本杂志以极大的耐心，容忍我四处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故事。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以记者身份去和人们交谈。但有时，我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到了某个地方，见了某些人，听到一些故事。不写下来，似乎可惜了。

和很多记者一样，我入行全是因为好奇心——渴望去了解外部世界，试图认知这个时代的真相。起初，我尽力不让自己卷入到别人的生活中。但慢慢地，我发现我也是那些故事的一部分。我还记得，在清华大学和赵晓力连绵不绝的五个小时谈话，在甘肃天水和黄雪梅漫步在街头，在三峡奉节和方诗伟一起谈生意。对我来说，每次采访就像在探寻他人的内心，而写作将把那种好奇心拉回到自我。最终，写作不仅是我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在帮助我认识自己。

这些故事和人物都是真实的。除了有关陕北的那篇，我用了两个化名。出于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我希望这些文章都尽量不要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也许是我过于担心——媒体在瞬间制造的效应，有时会迅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我们又遗忘得那

么快。

现在,回头再看这些文字,我仍能体会到其中一些人物的烦恼和喜悦,仿佛又回到了现场。记者总希望能抓住一个时代的敏感点,而我又总期待把那些敏感的时刻变成永恒。这无疑很难。因此我常感到自己陷入某种时间的困境。到最后,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希望自己忠实地讲述他们的生活,他们各自人生的某个时间点。我并未试图用这些文字来总结什么——每个故事都独立成章,年代各异,分散在中国的不同角落,但有时,它们的确也以某种奇特的方式相互回应。

感谢出版编辑彭毅文和我的朋友叶三,是她们让这本书最终成形。感谢我的编辑们,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有他们的功劳。感谢周裕隆,他为我们设计了封面并题字。还要谢谢张伟,是她最后给这本书穿上了衣服。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谢丁·北京

2012年8月

· 目 录 ·

第一辑

003 / 一个美国作家在中国

027 / 局外人

037 / 严肃男人

053 / 我们去哪里谈论国家大事

第二辑

061 / 回迁三峡

076 / 陕北的新人生

095 / 绝望的山

109 / 田丰和传习馆

127 / 走出大山

第三辑

143 / 林兆华：我渴望自由

153 / 过士行：我们都是饥饿的人

163 / 孟京辉：我要诗意地介入社会

174 / 赵有亮：持灯者

第四辑

185 / 一堂法学课

198 / 雷雨过后

213 / 三里屯

226 / 古怪的孩子

第五輯

243 / 野猪之患

258 / 请不要阻碍我成功

275 / 等待,或者等待

第一辑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迫切希望采访到两位美国作家。一个是何伟(Peter Hessler)，他的《江城》仍是我最爱的一本书。另一个则是劳伦斯·布洛克(Lawrence Sanders)，床头永远有他的小说。运气似乎不错，2011年这两个人我全见到了。那些令人尊敬的采访对象，还包括陈佩斯，很难想象他在生活中是那么严肃。至于刘苏里，他永远严肃。

一个美国作家在中国

1.

何伟大概不会想到，他在涪陵住过的那套小公寓，如今快要成为一个景点。自他第一次从美国来到长江边的这个小城后，已经过去十五年，公寓的住户换了又换。但每当夏天来临，去往三峡的旅游轮船途径涪陵的码头时，总有几个好奇心旺盛的外国游客，会专门跑到涪陵师范学院。他们在绿树丛荫的校园里溜达，试图体会何伟曾经在书中描写过的样子。他们也许会记得何伟写过的那栋教师宿舍楼，破旧的混凝土墙面，颜色灰暗。何伟的公寓就在顶层。

在记述两年涪陵经历的《江城》一书中，何伟写道，从他六楼公寓的阳台望出去，是水流湍急而澄净的乌江，以及涪陵这座小城——竖

立在河对面山坡上乱糟糟的一堆低矮结实的水泥建筑物。他的视野和听觉从不受阻挡。每天早上，他听到大楼后方的那只公鸡开始啼叫，晨钟在六点响遍校园，学生们昏昏沉沉跑过小路，然后是体操广播声，食堂的早餐声，第一堂早课的铃声。

2001 年在美国出版的《江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像写日记一样，何伟优雅、缓慢地叙述他在涪陵的见闻。半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美国人在涪陵居住过。何伟和另一个美国人，作为美国和平工作团的志愿者，在 1996 年前往涪陵师范学院当老师。在美国，那些读过《江城》的人，对涪陵这座小城都心向往之。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大学将这本书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唯一指定书目。他们甚至邀请了涪陵师范学院的一个英语老师李雪顺，前往美国做一次关于涪陵的演讲。他后来对我说，《江城》在那所学校受到狂热的欢迎。

在何伟的笔下，李雪顺被描述成一个刚刚得到权位的焦躁不安的年轻人。那年他 27 岁，是学校临时安排负责接待何伟的外事人员。他在书里出现的场景并不多。但在他得到一本何伟从美国邮寄过来的英文版《江城》后，他带领一帮人偷偷翻译成中文，并在校园里秘密流传。多年来，他一直和何伟保持着联系，但却从未告诉过他这件事。直到今年春天，何伟再次重返涪陵，他才提到此事。但他告诉我，那本书在流传中神秘消失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下午，我们一起行走在校园里。在很大程度上，这所学校已经不是何伟当初描绘的那个样子。他们拆掉了许多老建筑，新建了办公大楼。为了应付扩招带来的将近两万名学生（十五年来，这个数字翻了十倍），他们在市郊又新建了一个庞大的校区。李雪顺个子矮小，擅于言谈，他似乎很高兴为我介绍何伟在这里经历的一切。

事实上，作为一个“何伟之旅”的导游，他已经非常熟练。《江城》出版后，一个美国教授自愿到这里当了半年的老师，一个澳大利亚学生指名要到这里留学。慕名前来的外国人将近 100 个，他们大多都是通过学校或以国际志愿者的名义申请，而这还不包括旅行社组织的观光团。

当我们路过一幢漂亮的土黄色古旧小楼时，他说：“何伟前几天也专门来看了这栋楼，说拆掉了可惜。”路过操场时，他指着那个网球场说：“何伟刚到涪陵时，校方也打算专门为他们建一个网球场。但直到他们走了之后，才修建起来。”在文科教学楼的走廊上，他指着山下乌江边的一片空地，修建三峡大坝水位上涨导致那里的建筑已被拆迁，“那曾经是何伟吃面条的小饭馆所在地”。还有校门口的小广场，“何伟曾经描述过在那里进行的长征活动纪念仪式”。“这里是何伟的办公室”。“那里是何伟曾经上课的教室”。最后，当我们来到一个阳台，他指着对面一扇绿色木框的窗户说，那就是何伟住过的公寓。

那个外表破旧的顶层两居室，位置的确很好，从宽敞的阳台可以直接望向江水，泡桐和香樟树的枝叶弥漫在四周。这里刚飘过一场小雨，空气中好像猛然多了一丝怀旧的气氛。然后我们陷入沉默，仿佛各自欣赏了一会儿。“可惜了。”他突然说，“要是何伟这个房间一直留着不动就好了。但后来还有很多和平工作团的志愿者住进去。”

“什么？”在听了一下午何伟的故事之后，这大概是最让我吃惊的一句话。

“他离开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他用过的东西保存下来，原样留在那里，就好了。”

“你想把这里变成‘何伟故居’？”

“没想到他以后会成为作家。”他兴奋地说，“而且还这么有名。”

2.

在中国，叫何伟的人太多了。涪陵师范学院就有一个体育老师也叫何伟。和平工作团成都总部的人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一年后，他就已经习惯用何伟去和涪陵人打交道。只有英文系的人偶尔会叫他的英文名字：Peter Hessler。

我第一次听说何伟，是2007年的春天。我所工作的杂志想刊登几篇外国人对中国观察的文章。一个记者朋友提到了何伟，那时他已经离开涪陵，并且在北京做了好几年的《纽约客》特约撰稿人。我们尝试写信给他，询问他能否写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他很快给了我们两篇。我对其中一个故事印象深刻，那是他在涪陵当老师时，给英文系学生上的一堂莎士比亚文学课。

在中国，你几乎很难看到英文版的《江城》。尽管何伟一直避免让文学政治化，但书中对历史和当代中国的某些描述，让这本书仍然很难公开上市。我从淘宝网买到了一本二手书。书的封面和内页都保存得很好，但仍可看出它的前任主人（武汉大学一个本科生）认真阅读却又小心翼翼的痕迹。那时，何伟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也已在美国出版。在台湾，这两本书都被翻译成中文。

很长一段时间，我通过淘宝网购买何伟的书。无论英文版还是台湾版，阅读何伟都是一种畅快的经验，同时还带着一点拥有秘密的刺激。因为在中国的出版市场上，几乎很难看到他的影子。但就在这年的初夏，北京的《读库》刊登了一篇何伟的文章，那是他在北京一条胡同生活的故事。接下来，他们又连续好几期翻译了

他发表在《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的文章。在对何伟做介绍时,《读库》的主编张立宪说:“我特别建议那些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好好读一下何伟的文章,看看他是如何采集事实、组织报道的。”

尽管没有特别突出的迹象,你还是能感觉到,从这时开始,有关何伟的消息和文章开始在网络流传。在以翻译外国文章为主的译言网,出现越来越多何伟写的故事,它们大多都曾发表在美国杂志上。一些读者甚至把他们的热情重新投入到《江城》的翻译中。在中国最活跃的读书网站豆瓣网,几个忠实粉丝建立了何伟的讨论小组。当我在那年试图加入这个小组时,他们提示,必须先验证我的身份。那看起来就像拥有一件心爱礼物的小孩,很希望让人们看到,却不愿意随便分享——某种程度上,这种对何伟的狂热也令人着迷——他们关心何伟的任何事情,就像对待一个摇滚明星。而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没有哪一个作家能享受这种待遇。

到了今年3月,这种狂热终于有了释放的机会。消息很快在网上散布出去:何伟和他的妻子 Leslie Chang(她是《工厂女孩》一书的作者)将重返中国,参加在北京、上海和成都举行的国际文学节。他的第三本书《寻路中国》刚刚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付出了一点代价——出版社仍然删掉了少许内容,但这似乎是值得的。在北京,他演讲的门票很快被抢光。当人们听说他在单向街书店还有一场免费演讲时,一个朋友立即对我说:“我们必须提前去。”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何伟。他穿过拥挤的人群,将外套放在沙发上,略显疲惫。深陷的眼睛和长长的睫毛,他看起来的确像个新疆人——除了他的棕色头发,他曾在许多场合被误认为来自新疆。和大多数外国人比,何伟个子并不高,浑身上下最显眼的,是插在毛衣领口的那支钢笔,那仿佛意味着他会随时提笔,在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记下你说过的话。

演讲的时间定在当天中午，何伟似乎很吃惊看到这么多人。李雪顺坐在他旁边。这一次，他名正言顺地成为何伟第三本书的翻译者。一叠新书搁在面前的茶几上。现场很安静，坐在前排的许多人手里都拿着那本新书，不再是英文版或台湾繁体字版。自从简体版在中国大陆上市以后，短短几个月，我已经看到许多书评。那些他曾经写进书里的人——许多都是小人物，如今终于可以看到自己在何伟眼中是什么样子。或者，在他眼中，中国到底是什么模样？

3.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中国是最遥远的一片土地。整个青少年时期，何伟几乎从未关注过任何有关中国的东西。即便是 1989 年，他刚上大学，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一系列今天看来非常重要的事件，但何伟对此没多少印象。他不太喜欢政治，甚至也不怎么喜欢新闻。在中学时他就给自己的人生确定了方向，那一定是有关文学。

何伟 1969 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偏僻的小镇。虽然镇上有一所大学，但总体来说，那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某种程度上，那有点像涪陵。何伟的父母都受过很好的教育。父亲是那所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母亲是当地的历史老师。在很多方面，父亲对何伟成为一个作家具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拥有一个作家必备的许多品质，强烈的好奇心，擅长与人交谈，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他常常每隔两三年就会去访问同一批人，有时候他带着何伟。这种对人物的长期关注，等待故事自我展开的社会学研究方式，在后来成为何伟描写中国的主要优势。